



烟

yan

(一) 烟 烟 烟 烟

97140

烟

伊·谢·屠格涅夫

林平译

华龄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功义

封面设计:杨 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烟/(俄)屠格涅夫(Тургенев, И. С.)著.-北京:
华龄出版社,1997.1
ISBN 7-80082-703-8

I. 烟… II. 屠… III. 长篇小说-俄国-近代 N. I 511.
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0861 号

烟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北京西城区大红罗厂街乙3号)

邮编:(100034)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12.25 印张 272 千字

199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ISBN 7-80082-703-8/I·115

定 价:16.80 元

总 目 录

烟 1

贵族之家 191

1862年8月10日下午四时，巴登巴登著名的“寒暄厅”门前聚集了一大群人。连日来天气晴和，周围的一切——葱茏的林木，这快乐的城市的光洁的屋舍，以及蜿蜒起伏的群山——全都沐浴着和煦的阳光，显得兴高采烈，生气勃勃。好像万物都在盲从地、充满自信而悠然地微笑着。人们的脸上也都流露出同样一种不明确的带有善意的笑容，不论老的少的，俊的丑的，都没有两样。就是那些巴黎娼妇们的涂满了脂粉的脸，也丝毫不会使这生意欣欣的大千气象减色，她们的色彩缤纷的飘带和羽饰，帽子上和面纱上闪烁着的金珠银星，不由得使人联想起烂漫的春花和翔舞着彩虹般羽翼的群鸟。只是从四面八方传来的那种枯涩而带有微颤喉音的法兰西语，是无法与鸟儿的鸣啭相比的。

但是，一切都照常进行。亭子里的乐队时而演奏着歌剧《茶花女》的集成曲，或是施特劳斯的华尔兹，继而又是一首俄罗斯浪漫曲《请对她说》，是由一位殷勤的乐队长改编谱入弦乐的。赌厅里，也还是那些大家早已熟悉的面孔拥挤在一张张绿呢赌桌周围。那些脸上的表情依旧愚钝、贪婪，带着三分惊异，四分着恼。他们赌得入了迷，其实赌博的狂热使得每一个人，甚至最贵族气的人也都会流露出这种贪婪的神情。这里坐着我们的老赌客，那个穿着非常时新的从唐波夫来的胖地主，二目圆瞪，俯在桌子上，一点儿没有顾及“庄家”的冷笑，就在响起：“Rien ne va plus！”（停止下注）喊声的一瞬间，举起一只汗津津的手，把滚圆的金路易飞快地朝轮盘的四角撒过去。可是这样做，使他丧失了赢钱的一切可能，就算赢了也不作数。但这样的赌绩并不妨碍他在当天

晚上，怀着同情的愤懑，随声极力奉承着珂珂公爵。这位珂珂公爵颇有名气，是一位在野派贵族首领，他，有一次在巴黎的玛季尔达公主的沙龙里，曾当着皇帝的面非常自豪地说：“Mmdame, le principe de la propriété est profondément ébranlé en Russe(夫人，财产私有制在俄国是连根动摇了)。”我们亲爱的男同胞们和女同胞们，同往常一样聚集到“俄罗斯之树”(à l'Arbre russe)来了。他们穿着华丽，打扮得入时而又随便，煞有介事地互相招呼，他们傲岸轻慢，温文尔雅，俨然是当代文化最高层的代表人物。但是当他们进得门来，坐定之后，便完全不知道此时彼此该讲些什么，只好扯些无聊的空话，或者重复一位早已过时的法国文人的话，一些最最贫气、最最庸俗的俏皮话。这位法国佬曾做过新闻记者，是一个饶舌的小丑，两只可怜的小脚板套着一双犹太式的靴子，一副卑贱相的瘦脸上栽着几茎稀稀拉拉的胡子。他把从《沙利瓦利》和《田达玛尔》旧杂志上看来的各种气味的废话胡诌给他们，à ces princes russes(这俄罗斯公子王孙们)，而他们，却报以感激的哈哈大笑，好像不由得不承认异国才子的无比高明，而他们自己是绝对没有什么本领创造出有趣的笑话来的。可是这儿的人物几乎都是我们社会的 fine fleur(精华)，“全是上流人物和时尚之镜”。这一位是X·伯爵，我们举世无双的才子，一个很有音乐天赋的人，他常常装模作样地坐在钢琴前面，绝妙地“说”着浪漫曲，其实他连两个音符都分不清，只能用一个食指在琴键上瞎摸一通，他唱歌的调儿既像拙劣的吉卜赛人，又好似巴黎的理发师。这一位是让人心醉的Z·男爵，但是个多面手：文学，政治，演说，赌博，样样在行。这一位，乃是Y·公爵，宗教和人民之友，他在酒精专卖的黄金时代，曾用蕃茄汁搀和“伏特加”冒充上等酒出卖，趁机发了一笔横财。还有这位声名显赫的O·O·将

军，他过去征服过某些地方，镇压过某些人，可是如今却无所事事，不知如何表现自己才好。还有一个滑稽可笑的大胖子 P·P·，总觉得自己病入膏肓，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物，事实上他健壮得像头公牛，蠢笨得赛过木头……这位 P·P·，在这个时代几乎只有他是仅存的一个，还熟知四十年代——《当代英雄》和沃罗丁斯卡娅伯爵夫人那个时代的纨绔子弟的风流轶事。他甚至仍旧保持着走路摇摇摆摆的姿态和 le culte de la pose（对风度的崇拜），以及那种极不自然对动作的刻意追求，那种打瞌睡似的尊严的表情，那种不假言笑好像谁冒犯了他似的面色，那种张开大口打哈欠来打断别人说话的习惯，还有十分仔细地察看自己的手指甲，从鼻子里哼出笑声，突然把礼帽从后脑勺抓到眉峰的习惯，如此等等。这儿还有政府要员、外交家、在欧洲享有盛名的要人，有计谋有见识的人物，他们竟以为“金玺诏书”是教皇颁布的，而英国的“济贫税”是课征在贫民身上的。这儿，有的是热情的，虽然脸皮太薄了一点，说话拌舌花儿的茶花女的崇拜者，社交界的年轻公子哥们，头发梳得挺考究，连后脑上的头缝也梳得清楚分明，蓄着精致的连鬓胡，身上穿着真正的伦敦服装。这些豪华子弟们，处处难免叫人想起他们和刚才说过的那位大名鼎鼎的法国饶舌者一样庸俗浅薄。但是，不！我们国产的可不流行。那位 III·伯爵夫人，著名的时装和高雅风度的倡导者，刻薄的人们给她起了个绰号叫“黄蜂女王”或是“戴头巾的梅杜萨”。如果当巴黎的饶舌文人不在场，她宁愿去结交那些老在乱转的意大利人，摩尔达瓦人，美国“招魂师”，还有那些外国大使馆活泼伶俐的秘书，长得女里女气而且不苟言笑的德国夫人们。效仿伯爵夫人的有一位 Babette 公爵夫人，肖邦就是在她的怀抱里死去的（在欧洲，大约数得出上千个妇人，肖邦是在她们怀抱里断气的），还有 Annette 公爵夫

人，倘若使她那藏在骨子里的粗鲁的乡下洗衣妇气质，不像烂白菜的气味透过名贵的琥珀香似的，经常流露出来，她可真能倾倒一切男子的。还有一位遭遇巨大不幸的 Pachtette 公爵夫人：她的丈夫担任过显要的职位，可是突然之间，Dieu Sait pourquoi（天知道什么缘故），他殴打了市长，并且盗窃了两万银卢布公款，挟款潜逃。还有一位爱笑的公爵小姐齐齐和好哭的公爵小姐左左，她们全都把自己的同胞撇在一旁爱理不理的。让我们也把这伙美丽的太太小姐们撇在一旁，离开这棵著名的俄罗斯树，她们穿着如此昂贵却毫无风韵的衣服坐在它的旁边。愿上帝可怜她们，让她们脱离这消损她们的无聊吧！

二

离开“俄罗斯之树”几步远，在韦伯咖啡厅门前的一张桌子旁，坐着一个清秀的男子，三十岁左右，中等身材，身体单薄，皮色微黑，一张器宇轩昂的可爱的脸。他上身前俯，双手撑着手杖，安适地坐着，仿佛从不曾想过会有人留意他。他那双棕黄色的大眼睛富于表情，从容不迫地环顾四周，有时由于耀眼的阳光而眯缝着，有时又突然定睛盯着一个古怪可笑的过路人，此时便会有有一丝天真的孩子般的微笑，迅速地不易察觉地从他的嘴唇开始，向他那纤细的胡髭以及稍微前翘的下巴蔓延开去。他穿着一件德式剪裁的宽敞大衣，一顶灰色的软呢礼帽遮住了他半个高高的额头。初眼看去，他给人的印象是：这是一个正直干练、颇有自信的青年，正如世界上许多青年一样。他似乎是经过长期的工作之后在作一番休息。好像要从这展开在他的眼前的闹景中寻取一点最纯朴天真的娱乐，因为他的思绪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而这思绪，也

在移动着，在和目前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里。他是俄国人，他的名字叫做格里戈利·米哈依洛维奇·李特维诺夫。

我们需要和他认识，因而简略地谈谈他的过去，那极其单纯而简单的过去，也是很必要的。

他是一个商人出身的退職官吏的儿子，他没有像一般人料想的那样在城市里受教育，他是在乡村间成长的。他的母亲是名门贵族，是皇家女塾的学生。她善良热情，可并不是没有个性。虽然她比丈夫小二十岁，但是却给他以再教育，把他从小官吏的生活轨道中拉了出来，改造他过着地主的生活方式，把他的暴戾固执的性格软化得柔和优雅。多亏靠了她，他穿戴得整洁起来，而且举止得体，说话也彬彬有礼起来；他开始尊重读书人，看重学问——虽说他连一本书也没摸过。同时，他尽力做到不贬低自己的身分，他终于也做到了走路也走得步履安详，说话也低声和气，总是谈论崇高的事物，这些化费了他不少气力。“啊！这浑蛋东西真该揍一顿！”有时候他心里这么想，可是说出来的却是：“是呀，是呀，这个……当然罗，这是个问题。”李特维诺夫的母亲按西欧方式持家，她对仆人称“您”，不允许任何人在午餐时吃得直喘气。至于管理田庄，无论是她自己，还是她的丈夫，全都无能为力。她有一块土地，但早就荒废了。这块土地面积很广，还有不少树林和一座湖泊。从前有一个地主在湖边开过一座大工厂，他虽然热心勤勉，可没有经营能力。这家工厂曾在一个奸商的手里兴旺发达一时，最后在一个正直善良的德国生意人的经管下破产。李特维诺夫夫人倒很知足，只要不损害她的财产，不欠债，便满足了。不幸，她的健康不好，在她儿子进莫斯科大学的那年死于肺病。为了一场风波（读者以后便会知道），李特维诺夫没有毕业，便跑回乡下的老家，在那儿，既不做事，也不跟人来往，而且没有朋友，

就这样闲散了许多时日。幸亏当地的乡绅，他们并不理解西欧“缺席主义”的有害理论，更为崇尚“自己的衬衫更贴身”的土信条，对他白眼相待，所以他在1855年被征当了兵。他在海边的泥屋中驻留了六个月，一场伤寒病险些把性命丢在克里米亚。后来，他被选进了贵族会议，当然免不了不愉快的经历，于是便回到乡间小住，竟然迷上了农业经营。他了解到母亲的产业在年迈体弱的老父管理下日益萧条，达不到进项的十分之一，但如果交给有经验有技术的人手里，它就会变成一座黄金窑。不过他心里也清楚，他所缺少的正是经验与技术——于是他便到国外学习农业和技术，从头开始。他在梅克伦堡、西列锡、卡尔斯鲁厄度过了四年多时日，他又游历了比利时和英格兰，他脚踏实地地学习，搜罗各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的获得太不容易，但是他坚持不懈，克服了许多困难。所以现在，他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自己的前途都充满信心，他深信自己能有益于乡亲，能够造福整个乡里。他准备返回祖国，他的父亲，为了农奴解放啦，地产重新分配啦，农奴赎身啦，总而言之，为了一切新的制度发愁，弄得完全莫名其妙，在寄给他的每一封信里都带着绝望的恳请和哀求，要他的儿子马上回去。但是他现在为什么还滞留在巴登？

他在巴登停留，是因为他的表妹，也是未婚妻达吉雅娜·彼得洛夫娜·谢斯托娃很快就要到来。他几乎从小就与她熟识，当她和自己的姑母在德累斯顿的时候，曾和他一起度过一春一夏。他真诚地爱恋着她，十分尊重这位年轻的亲戚。而且，当他结束自己令人烦闷的工作，准备进入新生活，开始一种不是干公职，而是真正的事业之前，他把她当作一个被他挚爱的女性。他的同志和朋友，向她提出了求婚，希望她能和自己结合，共忧患，同欢乐，像英国人通常所说：“for better, for worse (同甘共苦)。”她

接受了，所以他到卡尔斯鲁厄去收拾他放在那儿的书籍、衣物、文件……也许您会再一次问道：他究竟为什么停留在巴登呢？

他滞留在巴登，是因为达吉雅娜的姑母，哺育她长大的卡彼托琳娜·玛尔柯芙娜·谢斯托娃，一个五十五岁的老处女，一个心地善良，正直诚实而又有点儿古怪的女性，极易燃起奋不顾身、自我牺牲精神的烈火，一位 esprit fort（意志坚强者）——她读过施特劳斯的作品，当然是瞒着自己的侄女——而且她还是一位民主主义者，上流社交界和贵族政治的死对头，可是尽管如此，她也抑制不住想观光一下巴登这样一个摩登城市，这个上流社交界的诱惑，即使是浮光掠影地看上一眼……卡彼托琳娜·玛尔柯芙娜从不穿用裙箍的大裙子，把一头白发剪成圆圈式，但是她仍然对奢侈与豪华暗暗地爱好着，而对奢侈与豪华的嘲骂或是轻蔑便是她顶喜欢的消遣。

但是李特维诺夫能够这样安详而随便，能够这样满怀自信地环视四周，因为他的未来是确定的，他为自己的未来又是多么的自豪，并且以这自己努力的结果而欣然自得。

三

“哈！哈！原来是他在这儿！”李特维诺夫突然听到一个尖细的声音，一只肥胖的手轻轻地落在他的肩头。他抬头一看，认出了原来是他寥寥可数的莫斯科旧友中的一个，姓庞巴耶夫。他心地善良，但肚内空空，如今已不再年轻了，鼻子软绵绵的，腮帮子软乎乎的，松弛得像要掉下来，头发蓬乱油腻，身材矮胖。这个罗斯吉斯拉夫·庞巴耶夫，身边永远没有钱，老是为一点小事就大惊小怪，他哄哄闹闹，漫无目标地在我们多灾多难的大地母

亲身上东游西荡。

“这可真是他乡遇故知呀！”他又说，睁大两只眼泡浮肿的小眼睛，嘟着两片厚嘴唇，嘴唇上面扎着几根染过的胡须，显得那么古怪，像是长错了地方。“啊！好个巴登！人们跟甲壳虫似的全都聚到这儿来了。你怎么会到此地？”

庞巴耶夫对人世间的什么人一概以“你”相称。

“我到这里第四天啦。”

“从哪儿来？”

“你问这干什么？”

“什么叫干什么！噫，别忙，别忙，也许你还不知道刚才谁到此地来了吧？古巴廖夫！他亲自到这里来了！昨天晚上从海德堡乘车光临。你当然知道他吧。”

“我只是听说过他。”

“就是这些？天知道！我带你去见他，马上，就是此刻。这样的大人物都不认识！瞧，涅罗希洛夫来了……别忙，你，大概也不认识他吧？我有幸介绍你们彼此相识。二位都是有学问的人！这位简直是凤凰！你们拥抱吧！”

庞巴耶夫说罢这几句话，马上朝一个站在他旁边的英俊青年转过身去，那人的脸虽然容光焕发而红润，然而表情严肃。李特维诺夫欠起身子，当然没有去拥抱他，只不过跟这“凤凰”彼此微微点头。而对方呢，从生硬的姿态来看，也未必太喜欢这种突如其来的介绍。

“我刚才说：这是凤凰，而且决不收回自己的话。”庞巴耶夫接着说，“只要到彼得堡，某某武备学校，往荣誉榜上一瞧：谁名列第一？涅罗希洛夫，谢苗·雅可夫列维奇！但是古巴廖夫，古巴廖夫，我绝对地崇拜这个人！也不单只我一个，任何人，不论

贤愚贱，都拜倒在他的脚下！啊，他现在正写着的论文是多么……哦——哦——哦！”

“这篇文章论述什么？”李特维诺夫问道。

“什么都涉及，我的老弟，跟波克尔相似……不过更深刻，更深刻……在这部著作里全部难题统统会得到解决和阐明。”

“你读过这篇文章没有？”

“没有，没读过；这还是秘密，不应泄露。不过，古巴廖夫是一切都办得到的，一切！”庞巴耶夫叹了一口气，握着双手。“如果在我们俄罗斯能够多有这么两三个天才，啊，那将是怎样一番景象！老天爷，我只想对你说一点，格里戈利·米哈依洛维奇，最近这段时间，不论你在从事什么研究——我可不知道你一向在研究些什么课题；不论你有什么信仰——这些我也不知道，但是你能从他，从古巴廖夫那儿得到裨益。遗憾的是他在这儿逗留不久，应当抓紧，应当去一趟。找他去！找他去！”

一个满头棕色鬈发、矮腰的礼帽上饰着一条天蓝缎带的阔少路过这里，他回过头来，带着讥讽的冷笑透过眼镜瞧着庞巴耶夫。李特维诺夫恼了。

“你嚷嚷什么？”他咕噜一句，“像是吆喝着猎狗去追踪！我还没吃晚饭呢。”

“这算得了什么！我们可以马上到韦伯……三个人一起……太妙了！”他又压低声音问了一句：“你有钱替我会钞吗？”

“钱倒是有。只是，我不晓得——”

“请你别说了。你将来会感谢我的，他一定高兴去的……啊，天哪！”庞巴耶夫自己打断了自己的话。“他们在演奏《欧那尼》的最后一段。太美妙了！……O som……mo Carlo……（致伟大的卡尔），瞧我这个人，居然流泪了。喂，谢苗·雅可夫列维奇！渥罗

希洛夫！咱们去吗？”

一直站着没动仍旧保持原先略带几分傲慢姿态的渥罗希洛夫，此时会意地垂下眼皮，皱一皱眉头，从牙缝里挤出几个什么字……然而并未拒绝。李特维诺夫心里想：“算了吧！去也无妨，反正有时间。”庞巴耶夫挽着他的胳膊，在转身去咖啡馆之前，他向跑马俱乐部有名的卖花姑娘伊莎贝拉招招手：他忽然想买她一束花。但是这个贵族派十足的卖花姑娘一动不动，是呀，她凭什么要走到这种人跟前去呢？他既不带手套，身上还穿着一件肮脏的条子上衣，打条花领带，脚上的鞋子后跟都歪了，这种男人，她在巴黎都没遇见过呢！于是此刻轮到渥罗希洛夫朝她举手示意了。她朝他走了过来，他从她的篮子里挑了很小一束紫罗兰，丢给她一个银币。他满以为他的豪爽会使她吃惊，可是她连眉毛也没抬一抬，等他转过身去，她反而轻蔑地撇撇嘴得紧紧的嘴唇。渥罗希洛夫虽然穿着非常考究，甚至可以说很雅致，但是巴黎姑娘富有经验的眼睛一下子就能识破，从他的服饰、他的举止，甚至他的走路姿势中，还留着早年军人气概的痕迹，缺乏真正纯正的“帅”。

我们的三个朋友在韦伯咖啡厅的大厅入座，点了菜之后，立刻交谈起来。庞巴耶夫高谈阔论，谈到古巴廖夫的伟大崇高，说得很热烈很响亮，但很快就沉默下来，只是大声地喘着粗气咽咽地咀嚼着食物，一杯又一杯不停地喝酒。渥罗希洛夫吃喝很少，好像勉强应酬似的。但细细询问了李特维诺夫的专业之后，就发表自己的见解，不反对这些科目，而且还涉及各种各样的问题。他突然活跃起来，好像一匹野性发作的奔马，勇敢大胆的，刚毅果决的，把每一个字每一个音节都咬得实实在在；又好像一个有把握的应最后一场考试的见习军官，带着一种急激的不得体的姿势

说着。因为没有人去阻拦，他便一刻刻地越说越流利，越说越起劲了，仿佛在朗读学术论文，又似乎在讲课。一连串新学者的名字，加上每一个人的生卒年月，还列举刚出版的小册子的标题等等。总之，名字、名字、一连串的名字，从他唇边洋洋洒洒飞溅出来，给他以极大的满足，这可从那双发光的眼睛中反映出来。渥罗希洛夫显然轻视一切旧事物，仅重视现代文明的精华，重视最新的先进科学观点。尽管有点牛头不对马嘴，但他能列举某一位扎乌尔平格博士论述美国宾夕法尼亚监狱的书，或是昨天在《亚洲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阐述吠陀和普兰的论文（虽然，他肯定是不懂英语的，但他学着用英国语音讲）。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真正的快乐，幸福。李特维诺夫仔细听着他的话，听呀听呀，可实在弄不明白他的专业究竟是什么？一会儿他大谈克勒特部族在历史上的作用，一会儿又扯到古代史，他本来正在议论着挨吉纳湾的古石雕，热烈地议论着费忌以前的雕刻家奥纳塔斯——可是到了他嘴里又成了约南丹了。所以一瞬间，他的全部议论又像《圣经》故事又带点美国史的味儿。有时他话锋一转，讲起政治经济学来，称巴斯夏为傻瓜、木头。“然而不见得比亚当·斯密和所有重农学派更坏……”“重农学派”庞巴耶夫跟着他低声说，……“是贵族吗……？”渥罗希洛夫又把麦考莱说成是一个过时的作家，早已被科学淘汰了，这种随随便便、信口开河的评语使得庞巴耶夫脸上都出现了惊讶的神情。至于海因斯特和黎尔，他说他们的名字只能提提罢了，嘴里说着还耸耸肩膀。于是庞巴耶夫也耸耸肩膀。李特维诺夫心里寻思：“一下子全搬出来，毫无理由，而且还当着生人，在咖啡馆里。”他注视着这位新朋友那淡黄色的头发、明亮的眼睛、雪白的牙齿（他那白糖块一样的大牙，还有这胡乱挥动的一双手，他觉得非常不顺眼）。“而他，一次也未笑过，即

便如此，他好像是一个善良的年轻人，不过极端幼稚……”渥罗希洛夫终于安静下来，他的年轻响亮而尖锐的小公鸡似的声音有点儿嘶哑了……庞巴耶夫趁机朗诵起诗歌来了，而且又是差点大哭起来。这副模样与腔调，使得他们近旁的一张桌子上的一家英国人露出轻蔑的神色。而另一张桌上，陪伴一个头戴紫丁香花式假发的男子的两个巴黎娼妇，竟吃吃地笑了起来。侍者递上账单，朋友们付了钱。

“得了！”庞巴耶夫笨重地从椅子上微微欠身，“再喝杯咖啡就开路！瞧，这就是我们的俄罗斯。”他又在大门口站住，几乎是乐不可支地用柔软发红的手指指着渥罗希洛夫和李特维诺夫，“它又怎么样……”

“是啊，古老的俄罗斯，”李特维诺夫心想；可是渥罗希洛夫的脸上已经恢复了刚才那副一心专注的表情了，又是谦逊地微笑一下，两只皮鞋后跟轻轻地碰了一下。

五分钟以后，他们三个一起走上斯捷潘·尼古拉耶维奇·古巴廖夫下榻的旅馆的楼梯……一位戴着缀有黑色短面纱的帽子的修长苗条的贵妇人，也从这座楼梯上急促地走下来。她一瞥见李特维诺夫，突然朝他回转身去，停下了脚步，露出非常吃惊的样子。她那遮在密眼面纱下的脸，霎时间泛起了一阵红晕。接着又同样迅速地变得苍白。但是李特维诺夫没有注意到她。这位贵妇人比刚才的脚步更来得急促地跑下宽阔的梯级。

四

“这位是格里戈利·李特维诺夫，爽快人，纯正的俄罗斯灵魂，我来推荐给您，”庞巴耶夫大声喊叫着，把李特维诺夫领到一个中

等身材、地主模样的男子面前。这人的硬领没系扣，穿一件短上衣和灰色睡裤，站在光线充足、陈设精美的旅馆房间的中央。“这一位，”庞巴耶夫又对李特维诺夫说，“就是他，正是他本人，懂么？那么，一句话，这就是古巴廖夫。”

李特维诺夫好奇地打量着这位“他本人”。初眼看去，这人的身上没有什么异乎常人之处。他所见的是一位外表有几分粗蠢相的体面绅士。大额头，大眼睛，厚嘴唇，浓胡子，粗脖颈，眼光打斜只往地上瞧。这位绅士敷衍地笑了笑说：“呸……啊……很好……我很荣幸……，”伸手捻一捻胡须，顿时转过身，把背朝着李特维诺夫，以舒缓而怪样的摇摆步子在地毯上踱着。古巴廖夫有一种习惯，喜欢走来走去，不时用长而硬的指甲捻一捻和捋一捋胡子。房间里除古巴廖夫而外，还有一位五十左右的太太，穿一身破旧的绸衣，黄得像柠檬一样的脸，表情变化极快，上唇生着黑髭毛，眼睛滴溜溜直转，好像随时要跳出来。另外还有一位矮胖男子，弓腰驼背坐在角落里。

“喂，敬爱的玛特辽娜·谢苗诺芙娜，”古巴廖夫转身朝向老妇人，显然他认为没有把李特维诺夫介绍给她的必要，所以径自对这位太太讲：“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这位太太（她名叫玛特辽娜·谢苗诺芙娜·苏汉奇柯娃，是个寡妇，无儿无女，也没有钱，东漂西泊已经有两个年头了），立刻就用一种特别愤激的口吻津津有味地说了起来：

“嘻，于是他就去求见公爵，对他说：大人，以你这样的官职和地位，来从轻发落我的命运，难道要花费什么吗？您，他说，可不能不尊重我纯真的信念！在我们这种时代，他说，还能够迫害一个人，只是为了他的理想吗？您猜猜，这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公爵，高官厚禄的贵人，是怎么做的吗？”